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官場現形記 第五十五回 呈履歷參戎甘屈節 遞銜條州判苦求情

卻說馮中書當下聽了梅老公祖及勞老先生一番問答，心上想道：「這個人竟其絕無一毫國家思想，只要保住他自己的功名產業，就是江南全省地方統通送與外國人，簡捷與他絕不相干！但是百姓好做順民，你這個官將來卻無用處。誰不曉得中國的天下都是被這班做官的一塊一塊送掉的！他如今還說出這種話來，豈不可笑！」一個人肚皮裡正尋思著，忽又聽得梅仁說道：「勞老先生，江南地方被外國人拿去，倒是一樣不好。」勞主事忙問何事。梅仁道：「不是別的，只有我們這一位制憲實實在在不好伺候。他一到任，我就碰他一個釘子。這幾個月，兄弟總算跟定他走的了，聽說他還是不高興我。你想，我們做下屬的難不難！」勞主事尚未開口，馮中書搶著說道：「這個老公祖倒可以無須慮得的。如今他是上司，你是屬員，等到地方屬了外國人，外國人只講平等，沒有甚麼『大人』、『卑職』，你的官就同他一般大，上頭只有一個外國皇帝，你管不到他，他也管不到你，你還慮他做什麼呢？」

梅仁聽了，似信未信，未曾開言，又是勞主事搶說道：「我原說彝齋兄的宗旨同我們外孫一樣。這平等的話，我的外孫子也是常常說的。」馮中書聽了，格外生氣。究竟因他上了幾歲年紀，又是一鄉之望，奈何他不得，只得忍氣吞氣，草草把酒席吃完，各自分散。

自此以後，這梅仁竟借此聯絡商人，捐了無數的款項，把地方上什麼學堂等等一切可以得維新名譽的事情卻也辦了幾件。他又自己愛上稟帖，長篇大套的，常常寫到制台那裡去。等到時候久了，上頭也就回心轉意，說某人還能辦事。

列公有所不知：凡是做官的，能夠博得上司稱贊這一句，就是升官的喜信。果然不到三個月，藩台挂牌，把他升署海州直隸州。梅仁得信之下，好不興頭，立刻親自進省謝委。省裡回來，那個委署六合縣的也就到了。梅仁忙著交卸，帶了家眷、幕友、家丁徑到海州上任。

海州這個地方緊靠海邊，名為要缺，其實從前並沒有什麼事情，直至近兩年來，有些國度總想霸占我們中國的地方，不時派了兵船前來中國江海一帶口岸往為巡弋。每到一處又不就走，有時候還要派人上岸，上來的人，多多少少，也不能定，不說是測量形勢就說是操練兵丁。封疆大吏尚且拿他無可如何，至於地方官更不消說得了。

閑話少敘。且說梅仁到任之後，剛剛才有一月光景，他所管的海面上忽然來了三只外國兵船，一排兒停住了不走。第二天大船上派了□幾名外國兵，一齊坐了小划子下來，後頭還跟了通事，走到岸上，向鋪戶買了許多的食物，什麼雞鴨米麥之類。買好了，把帳算清，付了錢，仍舊坐了小划子回上大船，並沒有絲毫騷擾。有些鋪戶見是外國人來買東西，故意把價錢多說些，因而倒反沾光不少，還望他第二天再來買。

這個檔口，便有人飛跑送信到州裡，說是海裡來了三條外國兵船，不知是做什麼來的。州官梅仁聞報，不覺大吃一驚，馬上請了師爺來商量對付的法子，又說：「這來的兵船倘或他們要同我們開仗，我們這裡毫無預備，卻怎麼是好呢？」一面著急，一面又叫人去知會營裡，倘或鬧點事情出來，只好請他們先去抵擋抵擋。梅仁只顧忙亂，頭上的汗珠子早已有黃豆大小滾了下來。師爺見了他這副發急樣子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連忙勸他道：「現要頂要緊的是先派個人到船問他到此是個什麼意思，倘若是路過這裡，沒有什麼舉動，彼以禮來，我以禮往，也不必得罪他們，但是也得早早請他離開此地，以免地方上百姓見了疑懼。倘或是另有別的意思，他們船上的大炮何等利害，斷非我們營裡這幾個老弱殘兵可以抵擋得住的，必須快快打電報稟明上頭制台，請示辦理。」

梅仁正在束手無策的時候，聽了師爺的說話甚是中聽，立刻照辦。但是一時又不曉得是個怎麼辦法：「誰有這個膽子敢到他們船上去呢？」師爺道：「兩國交兵，不斬來使，我們派個人去是決計不要緊的。」梅仁便問：「派什麼人去？」師爺想了想，說：「東家是一縣之主，去了不便，而且這些船上都是外國人？本衙門裡沒有翻譯，現在只好借重州判老爺同學堂裡英文教習去走一趟，問他個來意，便好打電報到南京去。」

梅仁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」馬上叫人把州判老爺請了過來，把這話告訴了他，請他辛苦一趟。州判老爺生恐外國人拿他宰了，一味推三阻四，先說：「晚生不懂得外國話。」梅仁道：「有翻譯。」州判還想說別的，齊巧請的那位英文學堂教習也來了，問知來意。幸喜他讀過幾年外國書，人還開通，又聽得這事不會白做的，將來州官總得另外盡情，馬二答應說：「應得效勞。」又幫著勸了州判老爺一番，方允一同前去。

州判老爺跟了教習走出來上轎，一頭走，一頭說道：「外國人是個什麼樣子，我兄弟還是小時候在洋片子瞧見過兩次，到底同我們中國人一樣不一樣？見了他要行個什麼禮？我們一上船，該用個什麼手本？還是怎麼說？」教習道：「外國人不過長的樣子是個高鼻子，摳眼睛，說的話，彼此口音不同，此外原同中國人一樣的。老父台見了他只要拉拉手，也不消作揖，也不消磕頭，只要拉拉手就好了。但是拉手切記用右手同他拉，千萬不可拉左手，是要得罪他的。」州判老爺道：「得罪了他便怎麼樣？可是他就同咱打仗？」教習道：「那亦未見得，不過像煞不敬重似的。你想，你不敬重他，他心上會願意嗎？」

州判老爺道：「我往常聽見人說：『外國兵船上，無論那裡都裝的是炮，只要拿手指頭往桌子上一擡，就轟的一聲，立刻把人打死。那年李中堂放欽差出去，也不知到了那個國度，人家炮船上請他吃飯。他一點沒有預備，跑在人家船上，問那兵官說著話，一言不合，那個帶兵官拿起茶碗往桌子上一摔，登時一個紹興壇一樣大的炮子彈了出來。幸喜我們老中堂坐的地方偏了，一點沒有打中身上。你說險不險呢！這事一則是老中堂的福氣大，二來也虧他老人家從前打「長毛」，打「捻子」，見多識廣，大炮的聲音，耳朵是聽慣的了，見了這個樣子，只微微的一笑，並沒有說什麼。那船上的兵官見一炮打他不中，心上反覺過意不去，翻過來好好的送他上岸。第二天就辦了許多金珠寶貝到老中堂跟前求和。老中堂允了他的和，准了他五口通商，所以如今才有了這些外國人。」我說的可是不是？我如今不怕別的，單怕他開炮。我是自小被炮仗嚇壞了，往常聽見放鞭炮總是護著耳朵的。」

教習聽他引經據典，說得津津有味，心上著實可笑，也不同他計較，便道：「中堂大官，所以船上開炮迎接他，我們去是不開炮的。你去見他，也用不著什麼手本，拿張片子，到了船上，我替你傳話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一同出來，上了轎，坐了轎子一直抬到海邊上。小划子早已預備好了。

州判老爺雖說有教習壯著他的膽子，走到海灘下了轎，依然戰戰兢兢的，賽如將要送他上法場的一樣，扶了划子。船小人多，不免東搖西蕩，又把他嚇得「啊嘯皇天」的叫，伏在一個人的身上，動也不敢動。好容易撐近大船，扶他上梯子。他抬頭一看，船頭上站著好幾個雄赳赳、深目高鼻的外國兵，更把他嚇得索索的抖，兩隻腿上想要一點力氣都沒有了，忙找了三四個人，拿他架著送到船上。他此時魂靈出竅，臉色改變，早已呆在那裡，拔一拔，動一動，連著片子也沒有投，手亦忘記拉了。幸虧那個教習擋在頭裡，一到船上，同人家拉過手，就打著英國話，問人家那裡來的，到此是個什麼意思，船上人回答出來，才曉得並不是英國來的兵船。幸虧英國是普通的，大家都還懂得兩句。船上的帶兵的還是個提督職分，聽說中國官派人來問他蹤跡，他也打著英國話說：「我們路過這裡，想上去打獵玩耍兩天，就要開船走的，並沒有什麼意思，你們不必驚慌。」教習把話問明白，亦就同人家拉了拉手，攙了州判老爺下船。

州判老爺自從上船，一直也沒有同人說一句話。此時回到小划子上，定了一定神，方算是魂靈歸竅，拿手把頭上的汗沫了一把，說道：「出娘肚皮，今兒是頭一遭，可把我嚇死了！這官簡直不是人做的！」教習也不理他，只瞧著他覺著好笑。他見人家不理他，又搭訕著說道：「聽得說外國人如何如何，其實也有說有笑，很好說話的。」教習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父台為什麼不同他攀談談呢？」

州判老爺把臉一紅道：「他同我言語不通，叫我說什麼呢？」教習道：「不要緊，有我替你傳話。」州判老爺道：「同你到這裡已經勞你的神了，還好再打攪你麼？我兄弟心上愈覺不安了！」說著，划子靠定了岸，他倆仍舊坐轎進城鎖差。見了州官，州判老爺膽子也壯了，張牙舞爪，有句沒句，跟著教習說了一大泡。等到把話說完，梅仁方才明白此番兵船的來意，於是一塊石頭落地。又想到：「外國人來到這裡，雖然沒有什麼事，也樂得電稟制台知道，顯得我們同外國人也還聯絡，所以才會偃旗息鼓，平安無事。」主意打定，請教師爺，師爺亦幫著他說很好，連忙找出「電報親編」，寫好碼子，叫人去打。州判老爺又求著把他親自到船上見洋人周旋的話敘上。梅仁應允。州判老爺請安，謝了一聲「堂翁栽培」。然後鼓舞歡欣，跟了請來做翻譯的那位教習一同出去。梅仁親自送了出去，只同教習說道：「以後還要仰仗。」教習道：「理應效勞。」霎時別去。

且說電報打到南京，制台一見上面敘著有三只兵船，登時大驚失色；及至看到後半，業已問過無事，臉色方才平和下來。忙傳通省洋務局總辦上院斟酌辦法。這位制台是向來佩服外國人的，洋務局老總也就迎合著憲意，回道：「如今不問他是做什麼來的，既然他們老遠的從外國跑到我們中國，總之，他們是客，我們是主，這個地主之誼是要盡的。」

制台道：「你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曉得來的是個什麼人？」洋務局老總道：「梅牧電報上原說是個水師提督。」制台道：「是啊，提督是個什麼職分？在我們中國是武一品大員，可以節制鎮道，連你老哥都要歸他節制的。現在就拿我們的官來比他，他來了，地方上文武統通應該出境接才是。現據梅牧的來電看起來，直到派了翻譯上船問過方才知，可見地方上預先就沒有一點預備。這班地方官也總算糊涂極了！據兄弟的意思：趕緊回個電報給梅牧，叫他連夜預備一座公館請他們上岸來往，住一天供應一天。梅牧是地方官，這錢說不得要他賠兩文；賠的多了，我們再調劑他，等他好放心竭力去辦。我們這裡再放一只兵輪去，算是我特地派了去接他們到南京來盤桓幾天的。如此，或者叫他們心上歡喜。你老哥以為何如？」

洋務局老總自然是順著他說：「好極！准定遵照大帥的憲辦辦理。」制台立刻就同洋務局老總當面擬好一個電報，知會海州梅牧；一面傳令派了一只兵輪，連夜開足機器，徑向海州進發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海州知州正在衙內同一班老夫子商量辦法，忽然接到制憲回電，見是如此，便也不敢怠慢，立刻叫人到學堂裡仍把那位教習請到，請他到船上傳話，就說：「制台有電報請貴提督到岸上去住，已由梅知州代備寬大房屋一所。」那船上提督便道：「我們來此非有他意，上次即已言明，雖承貴總督美意，敬提督實實不願相擾。況且我們的船再過一兩天就要離開此地的，決計不要貴州梅大老爺費心。」教習見洋人不願到岸上居住，便也由他，回來回復了梅仁。梅仁得了這個信，甚是為難：若是依了洋人，隨他住在船上，深恐怕制台說他不應酬；如果再叫翻譯到船上去說，又怕洋人討厭。想來想去，不得主意。

這個檔口，齊巧省裡派來的兵船到了。船上的管帶是個總兵銜參將，姓蕭，名長貴。到了海州，停輪之後，先上岸拜會州官。梅仁接見之下，蕭長貴當把來意言明，又說：「兄弟奉了老師的將令，叫兄弟到此地同了老兄一塊兒去到船上稟見那位外洋來的軍門。兄弟這個差使是這位老師到任之後才委的，頭尾不到兩年，一些事兒不懂，都要老大哥指教。」梅仁道：「豈敢。」

蕭長貴道：「兄弟打省裡下來的時候，老師有過吩咐，說那位外國來的帶兵官是位提督大人，咱們都是按照做屬員的禮節去見他。你老大哥還好商量，倒是兄弟有點為難，依著規矩，他是軍門大人，咱是標下，就應該跪接才是。」梅仁道：「現在又不要你去接他，只要你到他船上見他就是了。」蕭長貴道：「兄弟此來原是老師派了兄弟專到此地接他來的，怎麼不是接！非但要跪接，而且要報名，等他喊『起去』，我們才好站起來。這個禮節，兄弟從前在防營裡當哨官，早已熟而又熟了。大約按照這個禮信做去是不會錯的。」

梅仁道：「要是這個樣子，我兄弟就不能奉陪了。我們地方官接欽差，接督撫，從來沒有跪過。如今咱倆同去，我站著，你跪著，算個什麼樣子呢！」蕭長貴道：「做此官行此禮，我倒不在乎這些。」梅仁道：「就算你行你的禮，與我並不相干，但是外國人既不懂得中國禮信，又不會說中國話，你跪在那裡，他不喊『起去』，你還是起來不起來？」

蕭長貴一聽這個話，不禁拿手抹著脖子，為難起來，連說：「這怎麼好……」梅仁道：「不瞞老兄說，這船上本來我兄弟也不敢去的，有我這兒翻譯去過兩趟，聽說那位帶兵官很好說話，所以兄弟也樂得同他結交結交，來往來往。況且又有制憲的吩咐，兄弟怎好不照辦。現在也不好叫你老哥一個人為難，兄弟有個變通的『法子』。」蕭長貴忙問：「是個什麼法子？」梅仁道：「你既然一定要跪著接他，你還是跪在海灘上，等我同翻譯先上船見了他們那邊的官，我便拿你指給他看。等他看見之後，然後我再打發人下來接你上船。你說好不好？」

蕭長貴聽說，立刻離坐請了一個安，說：「多謝指教！兄弟准定如此。」梅仁道：「可是一樣，外國人不作興磕頭的，就是你朝他磕頭，他也不還禮的。所以我們到了船上，無論他是多大的官，你也只要同他拉手就好了。」蕭長貴道：「這個又似乎不妥。雖然外國禮信不作興磕頭，但是咱的官同人家的官比起來，本來用不著人家還禮。依兄弟的意思，還是一上船就磕頭，磕頭起來再打個千的為是。」

梅仁見說他不信，只得聽他，馬上吩咐伺候，同了翻譯上船。剛上得一半，這裡蕭長貴早跪下了。等到梅仁到船上會見了那位提督，才拉完手，說過兩句客氣話，早聽得岸灘上一陣鑼聲，只見蕭長貴跪在地下，雙手高捧履歷，口拉長腔，報著自己官銜名字，一字兒不遺，在那裡跪接大人。

梅仁在船上瞧著，又氣又好笑。等他報過之後，忙叫翻譯知會洋官，說：「岸上有位兩江總督派來的蕭大人在那裡跪接你呢。」洋官聽說，拿著千里鏡，朝岸上打了一回，才看見他們一堆人，當頭一個，只有人家一半長短，洋官看了詫異，便問：「誰是你們總督派來的蕭大人？」翻譯指著說道：「那個在前頭的便是。」洋官道：「怎麼他比別人短半截呢。」翻譯申明：「他是跪在那裡，所以要比人家見短半截。」又說：「這是蕭大人敬重你，他行的是中國頂重的禮信。」洋官至此方才明白，忙說幾句客氣話，無非是不敢當，叫他起來，請他上船的意思。翻譯翻了出來，梅仁便派人招呼他上來。

一霎蕭長貴上了船，翻譯便指給他說，那位是提督，那位是副提督，那位是副將。蕭長貴立刻爬在地下，先給提督磕了三個頭，起來請了一個安。只見他從袖筒裡掏了半天，摸出一個東西來。翻譯在旁邊看得明白，原來是一套華洋合璧的履歷，倒很拜服他想得周到。只見他條地朝著洋提督跪了一只腿，拿履歷高高舉起，獻了上去。洋提督不曉得他拿的是什麼東西，忙問這邊同來的翻譯，翻譯同他說明，方才親自離坐，接了他的履歷。蕭長貴至此，亦把那隻腿伸了起來。又觀什麼副提督、副將見禮仍舊是磕頭請安。雖然人家不還禮，幸虧他臉厚，並不覺得難為情。一一見完之後，方趨前一步站著，同洋提督說話。

洋提督同他說話，請他坐，他說：「標下理應伺候軍門大人，軍門大人跟前那有標下的坐位。」洋提督再三讓他，方才斜靠著臉坐了一點椅子邊。洋提督說話他不懂，都是翻譯代傳。

翻譯聽了洋提督的話，答應「也司」，他亦坐在一旁，高聲應「是」。人家見他好笑，他也並不覺得。只聽他又朝著洋提督說道：「回軍門大人的話，標下奉了老師的將令，派標下來迎接軍門大人到南京去盤桓幾天。我們老師曉得軍門大人到了，馬上叫洋務局老總替軍門大人預備下一座大公館，裱糊房子，挂好字畫，挂煙結彩，足足忙了三天三夜。總求軍門大人賞標下一個臉，標下今日就伺候軍門起身。」說完之後，翻譯照樣翻了一遍。

洋提督道：「我早已說過，再過上一禮拜就要走的，另外還有事情到別處去。多承你們總督大人費心，我心領就是了。」蕭長貴聽洋提督不肯進省，忙又回道：「軍門若是不到南京，我們老師一定要說標下不會當差使，所以軍門動了氣，不肯進省。」

現在求軍門無論怎樣幫標下一個忙，給標下一個面子，等我們老師看著歡喜，將來調劑標下一個好差使，標下是一家大大小小都要供你老人家長生祿位的。」說完，又請了一個安。於是翻譯又把話翻了一遍。

洋提督聽完，笑了一笑，叫翻譯同他說：「你們不必強留我，南京我是決計不去的。」蕭長貴見他心上甚是懊悶，便道：「既然軍門大人不肯賞臉，亦是沒有法子的事情。標下是奉了老師將令到此伺候軍門大人的，軍門大人有什麼差使，盡管派下來，等標

下去辦。」洋提督也同他謙遜了兩句。梅仁又當面虛邀他到岸上去住，又說：「公館一切早已預備妥帖。」無奈那洋提督只是不肯下船。大眾見無甚說得，方才一同辭別下船。梅仁自己回衙理事。蕭長貴卻不敢徑回南京，天天還是拿著手本，早晚二次穿著行裝到洋提督大船上請安。洋提督辭過他幾次，他不肯聽，也只得聽其自然。

洋提督原說是七天就走的，卻不料到第五天夜裡，蕭長貴正在自己兵船上睡覺，忽聽得外面一派人聲，接著又有洋槍、洋炮聲音，拿他從睡夢中驚醒，直把他嚇得索索的抖，在被窩裡慌作一團，想要叫個人出去問信，無奈上氣不接下氣，掙了半天，還掙不出一句話來。正在發急時候，忽然一個水手從船頭上慌慌張張的來報信道：「大人，不好了！有強盜！」蕭長貴一聽「強盜」二字，更嚇得魂不附體，馬上想穿褲子逃命。急忙之中又沒有看清，拿褲腳當作褲腰，穿了半天只伸下一只腿去，那一只腿抵死伸不下去。他急了，用力一登，豁拉一聲，褲子裂開了一大條縫。至此方才明白穿倒了，重新掉過來穿好。把長衣披在身上，來不及鈕扣子，拿扎腰攔腰一捆，拖一雙鞋。手下的兵丁還當是大人出來打強盜哩，拿了手槍上前遞給他。只聽他悄悄的同旁邊人說道：「強盜來了，沒有地方好逃，我們只得到下層煤艙裡躲一會去。」說完，往後就跑。幸虧走得不多幾步，船頭上的水手又趕來報報：「好了，好了！所有的強盜都被洋船上打死了，還捉住□幾個。請大人放心，沒有事了。」

至此，蕭長貴方才把神定了一定，站住了腳，問旁邊人道：「我現在可是做夢不是？」大家都聽了好笑。蕭長貴又怔了半天，說道：「你們說什麼強盜已經捉住的話，可是真的？」一個水手道：「怎麼不真，是標下親眼見的，一共捉住有□二三個哩。」蕭長貴道：「你們看清楚了沒有？不要還有人躲在黑影裡，我們出去被他宰了，白白的送了命，那可不是玩的！我看還是不出去的為是。就是出了什麼盜案，都是地方官的處分，我們是客官，何苦往自己身上拉呢。你們也快休息燈睡覺，把艙門關好，要緊！要緊！」說罷，他老人家先自脫衣上床，仍舊歇下。兵丁們亦樂得省事。於是大家安睡了一夜。

次日起來，向來蕭長貴到洋提督船上稟安總是每早七點鐘就去的，這天怕去的早了，路上遇著什麼強盜的餘黨，恐防不測，特地又緩了一個鐘頭才去的。等到蕭長貴到了洋提督大船上，海州梅仁亦早已來了。原來這天晚上洋提督船上捉住了強盜，次日一早就叫人到城裡送信。梅大老爺一想，捉住了大盜，地方官有保舉的，所以一得信就趕著出城到船上，求著把強盜帶回城裡審問。幸虧那位洋提督並無一點為難的意思，立刻把□三個強盜統通交給他梅仁，又怕路上或有閃失，特地派了八名洋兵幫著解到城裡。蕭長貴一見強盜果然拿著，登時膽子壯了起來，立刻回船。也派了幾名兵幫著護送，以為將來邀功地步。當下梅大老爺督率一班人把強盜解到衙門，打發過洋兵及蕭長貴派來的兵，馬上升堂審問。起先那些強盜還想賴著不認，後來有幾個熬刑不過，只得招了。原來都是積年的大盜。其餘的見他同黨已招，曉得抵賴不脫，也只有一个一招認。

梅仁心上想道：「我今天平空拿住了許多大盜，雖然是外國兵船上出力，究竟是在我地面上，稟報上去面子總好看的。」於是心上甚是快活，立刻叫書辦把強盜供狀敘了文書，申報上憲。又請老夫子詳細替他做了一個電稟，專稟制台。電稟上先敘此番外國兵船到來，他如何竭力聯絡，竭力保護，以致那兵船上的提督如何感激他，想報答他。又敘他：

自從到任之後，懸賞購線捕拿巨盜，久已萑苻絕跡，閭閻相安。乃於某日風聞有大股盜匪道出卑境，卑職先期商明外國兵船，請其屆時幫助，當荷應允。不料某晚三更時分，據眼線報稱，該盜窩藏某處。卑職立即督同通班健役前往捕拿。惟是盜黨甚多，卑職深慮所帶勇役眾寡不敵，因即一面設法誘至海灘，一面密告外國兵船，果蒙協力兜拿，共捕獲積年巨盜一□三名。經卑職帶回卑署，詳加鞫訊，俱各供認歷年某案某案，肆行搶動不諱。除將供招另文申應，懇祈憲示遵行外，所有此次外國兵船幫同緝獲積年巨盜，應如何答謝之處，卑職不敢擅專，理合電稟，乞諭祇遵。」云云。

（萑苻：澤名，指為盜賊出沒之處，也代借盜賊。）

（鞫：查問、審訊。）

電報發了出去，梅仁趕忙又親自到洋船上謝洋提督幫助之力。又說：「敝縣已把此事電稟制台，馬上就回電，制台亦總是感激的。」意思想留洋提督多住兩三天，以便稍盡地主之誼。洋提督謙遜了幾句，仍舊是不肯久留。梅仁只得告辭回去。

且說南京制台接到海州知州梅仁的電稟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登時臉上露出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，忽而紅，忽而白，於紅白不定之中又顯出一副笑容，忙把總理洋務文案候補道史其祥大人請到簽押房裡面商。這位制台是專門講究洋務的，就是簽押房也是洋款擺設，居中擺了一張大菜桌子，一面三把椅子，底下一位是主位。當下史其祥大人進門，歸坐之後，制台先把海州上來的電報稟給他看過。史其祥一面看，一面點頭，看完之後，便問：「老師是個什麼主見？」

制台道：「我想此事，外國船上的洋兵替我們捉住了強盜，還肯交給我們地方官自己審辦，這就是□二分面子。他們既給咱面子，咱位也不可以不顧人家的面子。我想現在既已審問明白，都是積年巨盜，本應該就地正法的，我們如今且不要批下去，電諭海州梅牧把這些人犯的案件以及應該得的罪名詳細敘明，叫翻譯翻成英文照會過去，應該如何辦法。就他們不死，我們也樂得積些陰德。你道如何？」

史其祥聽罷，歇了一歇，說道：「這是我們內地裡的事情。既是大盜審明之後，就地正法乃是我們自己的主權，他們外國人本不應該干預的。依職道的見識，還是老師自己批飭下去，將該盜就地正法，似乎不必咨照外國兵官。至於他們出了力，應該如何答謝，或是電飭梅牧親到船上一趟代達老師的意思，或是辦些土儀，如羊酒雞蛋之類，犒賞兵丁，亦無不可。這是職道愚昧之見，請請老師的示，可行不可行？」

制台聽罷，亦楞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你的話呢，固然不錯，然而人家顧了咱的面子，咱們一點不和人家客氣客氣，似乎心上總過不去。我看土儀呢亦得送，這幾個人怎麼辦法，我的意思總得讓讓人家，等人家退回來不管，我們再自己辦，那就不落褒貶了：我這是面面俱到的法子。我看還是如此辦得好。」史其祥道：「這辦案的事實實在在是我們自己的主權，那外國人是萬萬不可同他通融的。」

制台一見史其祥還是執定前見，心上很不高興，便道：「我兄弟辦交涉也辦老了，這些事還有什麼不懂。你們總是頑固見識，到了這個時候，還是一點不肯讓人。但是據你剛才所說，究不能夠面面俱到，總得斟酌一個兩全的法子才好。」史其祥笑著說道：「強盜歸我們自家辦，就是保守我們自己的主權。再送些土儀給他們，也總算有情分到他們了。除此之外，實在沒有第二條法子。」制台聽了，面孔一板道：「你這人真好糊塗！我剛才怎麼同你講的？這件事非往常可比。強盜雖然應該歸我們辦，你不想這回的強盜是那個拿到的。人家出了力又不想咱們的別的好處，難道連這一點面子還不給他，還成句話嗎！我辦交涉辦老了的，如今倒留個把柄在人家手裡，叫人批評兩句，我可犯不著！」說完，鬍子一根根蹶了起來，坐著不言語。

史其祥見制台生了氣，一想不妙，怕於自己差使有礙，便暗暗說道：「主權不主權，關我甚麼事，用得我乾著急！我起了勁，白得罪了上司，於我有什麼好處呢？」但是一時又想不出一個轉彎的法子。躊躇了好半天，只得仰承憲意，自圓其說道：「職道的話原是一時愚昧之談，作不得准的。既然老師要想一個兩全的法子，足見老師於慎重邦交之內，仍寓挽回主權之心，職道欽佩得很！現在職道想得一法，是主權既不可棄，邦交又當兼顧，請請老師的示，可行不可行？」制台道：「你快說！」史其祥道：

「請老師立刻電飭梅牧把拿到□三個人當中把為首的先行就地正法幾名，伸國法即所以保主權。下餘的幾個，若以強盜論，原應該不分首從，一律斬決，如今且不將他定罪，就遵照老師的剛才吩咐的話，送交外國兵官，聽他處治。他要他死，這幾人本有應得的死罪，他要開脫他們，我們也樂得就此積些陰功，也不負老師好生之德。」制台聽到這裡，一面聽，一面點頭，嘴裡不住的贊好，不等史其祥說完，忙搶著說道：「就是這樣！就是這樣！到底你史大哥有主意，所以兄弟凡事都要同你商量。現在就作准照你辦，立刻擬好電報，送到電局，飭令梅牧遵照辦理。」

按下省城之事不表。單表海州梅仁奉到制台的復電，立刻照諭施行，請了本營參將從監裡把前番審定的五名盜首提到大堂，驗明箕斗，登時綁赴校場，一概正法。殺人的時候，他同營裡一齊穿著大紅斗篷。殺人回來，照例先到城隍廟拈香。回到衙門，又照

例排衙，然後退入簽押房。大凡他們做官的人忌諱頂多，又怕的是鬼，說是穿了大紅斗篷，鬼就不敢近身了，再到城隍廟裡一轉，就是有點邪魔鬼祟，亦被城隍老爺叫小鬼拿他趕掉。等到回到衙門，升坐大堂排衙的時候，衙役們拿著棍子趕出趕進一陣吆喝，無論有多少冤鬼早已嚇都嚇散了。歷來相傳都是如此說法。究竟做官的人誰被冤鬼纏過又沒人見過，不過借此騙騙自己，安安自己的心罷了。

且說梅仁回到簽押房，因為洋提督後天就要走，連夜到學堂裡又把那位教習拿轎子抬了來，請他翻譯這件公事，以便照會洋提督，請他的斷。那位教習起先還拿腔做勢，說來不及，又說：「為人辦事須有一定時刻，晚生今天在學堂裡已經教了幾個鐘頭的書，到了晚上極應該休息休息。如今又要我翻譯這些東西，這是最傷腦筋，晚生還是帶回去，等到空的時候再翻好過來罷。」

梅仁一聽他話不對，只得挽出師爺同他講說：「洋提督後天就要走的，這件公事，無論如何，明日一早總得送過地去。吾兄辛苦了，敝東自應格外盡情。千萬辛苦這一遭罷！」那位教習聽說「格外盡情」，無奈只得應允。當下就在梅仁簽押房裡調齊案卷翻譯起來。梅仁跑出跑進，不時自己出來招呼，問他要茶要水，肚子餓了有點心，一回又叫管家把上海艾羅公司買的「補腦汁」開一瓶給他喝，免得他用心過度，腦筋受傷。那位教習見如此，心上也覺過意不去，只得盡心代為翻譯。無奈這件公事頭緒太多，他的西學尚不能登峰造極，很有些翻不出來的地方，好在通海州除掉他都是外行，騙人還騙得過。當下足足鬧了八個鐘頭，只勉強把制台的意思敘了一個節略，寫了出來，念給梅仁聽過。梅仁除掉說好之外亦天他話可以說得。

當下梅仁立刻叫人把寫好的英文信送到船上。那位教習深曉得自己本事有限，恐怕外國人看了他寫的英文信不懂，非自己前去當面警解給他聽聽是斷乎不會明白的，連忙挺身而出，說：「這信等我自己送去。」梅仁見他如此要好，自然歡喜。誰知等到他到了船上見了洋提督，呈上書信，洋提督看過一遍，又看第二遍，看來看去，竟有大半不懂，忙問他：「信寫的什麼？」他只得紅著臉，把這事一五一〇說給洋提督聽了一遍。洋提督道：「幸虧你自己來，你倘若不來，我這船上懂得各國文法的人都有，單就是你的英文沒有懂得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那位教習曉得總是寫的信上拼法不對，所以被洋人恥笑，羞的紅過脖子。當時洋提督說道：「既然貴國法律這幾個人該辦死罪的，就請貴州梅大老爺照著貴國的法律辦他們就是了。」那位教習又請洋提督同到法場監斬。洋提督欣然應允，隨即約定時刻。那位教習先回來送信。

梅仁立刻照會營裡擺齊隊伍押解犯人同到法場。才走到那裡，洋提督帶了幾名洋兵也早來了。外國的兵腰把筆直，步伐整齊，身材長短都是一樣，手裡托著洋槍，打磨的淨光地亮，耀人的眼睛。等到到了法場上，一字兒擺開，站在那裡一動不動。及看中國的兵，老的小的，長長短短，還有些癆病鬼、鴉片鬼，混雜在內。穿的衣裳雖然是號褂子，掛一塊，飄一塊，破破爛爛，竟同叫化子不相上下。而且走無走相，站無站相，腳底下踢哩搭拉，不是草鞋便是赤腳，有的襪子變成灰色，有的還穿一雙釘靴。等到了法場上，有說笑的，也有罵的人。癆病鬼不管人前人後隨便吐痰。鴉片鬼就拿號褂子袖子擦眼淚。拿的刀叉一齊都生了鏽了。比起人家的兵來說真是天懸地隔！洋提督走來同中國官見面之後，先拿照像機器替犯人拍了一張照，等到殺過之後又拍了一張，然後分道自回去。

其時梅仁已將憲諭飭辦的羊酒雞蛋送洋人的禮物都已辦齊，就托省城派來兵輪管帶蕭參將上船送禮。蕭長貴一聽要他去送禮，又把他興頭的了不得。因為這分禮是替制台送的，是面子上的事情。立刻穿好農帽，把禮物裝了幾台盒。活豬活羊各一百頭，由兵役們牽著，他自己卻坐了一頂小轎跟在後頭，說：「這兩年在船上當差事舒服慣了，把騎馬的本事忘掉了。」霎時到得船上，禮單是早已托翻譯翻好的，兵船上的人看了都還明白。蕭長貴是船上來過多次了，熟門熟路，人都有點認得。見了船上的人，無論是兵官，是兵丁，是水手，見了洋人就請安。見了洋提督，再請兩個安：一個是自己請的，一個是替制台請的。他那副卑躬屈節的樣子，洋船上的人早已看慣的了，都不以為奇。當下洋提督吩咐叫把禮物全行收下，犒賞來人，又叫一員小武官陪了蕭長貴大餐。這一頓飯直害得蕭長貴坐立不安，神魂不安！還有些兵丁見來熟了，都不同他客氣，拉著他的辮子，打著洋話問他「可是尾巴不是」？蕭長貴話雖不懂，曉得是拿他開心的話頭，便漲紅了臉，低著頭，一聲也不敢響。

一會吃完飯，又在洋提督跟前稟謝過，然後告辭，一直回到州衙門。彼此會面，商量了一回明天送行的儀注。蕭長貴仍說要在岸灘上跪送。又邀了本營參將擺齊隊伍一塊兒去跪送，本營將亦就答應了。此時梅仁又把本城的文官一齊約定次日一早先到本衙門會齊，然後一同出城上手本。大家倒都應允。

慢慢的梅仁又講到：「這回拿住強盜雖然是外國人出力，看上頭制台的意思甚是歡喜，將來保舉一定是有的。」蕭長貴聽到這裡，跑過來深深一揖，托著替他帶個名字。梅仁為他是制台派來的，即日回省，還望他幫著自己說好話，馬上和應。接著翻譯又求保舉。梅仁亦答應，又說：「往來傳話，這遭是你老哥頂辛苦了，應該，應該！」翻譯歡喜的了不得。

說話之時，前番上船探信的那位州判老爺正同別人頭話，忽然聽到這邊談保舉，立刻丟掉別人，趕過來朝著梅仁說道：「堂翁，還有晚生呢？」梅仁一聞此話，不覺怔了半天，才慢慢的問道：「你老哥還有什麼？」州判老爺道：「不是晚生說句夸口的話，這件事要算晚生的頭功。堂翁，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，他們一個人不敢上去，不是你堂翁委了晚生同了這位翻譯老夫子去的嗎？」梅仁道：「是啊，去了也不好說是頭功。」州判老爺著急道：「晚生不去這一趟，那外國人怎肯同我們要好，替我們出力？晚生不求堂翁別的，只求將來開保案時候，求堂翁把晚生這段勞績敘上，制台大人看了是決計不會批駁的。將來借此晚生得能過個班，也不枉堂翁的栽培！」說著，又請了一個安。梅仁只得淡淡的說：「我們再商量罷。」

州判老爺恐怕事情不妙，呆坐半天，忽然心生一計，便悄悄的拉了那位同去當翻譯的教習一把。兩個人一同告辭出來。州判拿他讓到自衙門裡坐了，同他商量說：「這事是你第一個出力，兄弟還在第二。總而言之，沒有第三個人可以蓋過咱們的。我看我們這位堂翁疑疑惑惑，是有點靠不住的。我們不如趁今天晚上外船還沒有開，咱倆同到他們船上，求他出封信給制台保舉。咱倆索性丟掉他們。你說可好不好？」翻譯聽罷此言，想了一回，心想：「他的話確也不錯，走外國人門路似乎覺得比中國人妥當些。倒難為他想出這條好法子來。」連說：「好極！……你如果要去，有什麼話，我替你傳去。」州判大喜，立刻開抽屜找出兩條紅紙，又把西席老夫子請來，托他代寫兩張官銜條子：一張是自己的，一張是翻譯的，都把自己一廂情願的保舉開了上去。寫好之後，立刻飛轎趕到海灘，下轎上船。

此番州判老爺曉得外國船上的人沒有歹意，放開膽子，不像前番戰戰兢兢的樣子了。船上的人問他：「來做什麼？」翻譯說是：「要見你們提督的。」船上人只得領他進見。此時州判老爺因有求於人，不得不自己格外謙恭，見了洋提督，磕頭請安，竟與蕭長貴一式無二。幸虧洋提督早已司空見慣，看他磕頭，昂不為禮，直等他站起，方才用手指了一指，是讓他坐的意思。他亦明白，於是斜著臉，朝上坐下。當由翻譯敘述來意。洋提督一頭聽，一頭笑，一面又搖搖頭。州判老爺瞧著，話雖不懂，意思是明白的，曉得有點不願意的意思，心上甚為著急，想要插嘴，又不知說什麼是好。而且說出來的話，他們亦不懂得。

（殼棘：恐懼。）

正在左右為難，只聽得翻譯又嘰哩咕嚕的說了半天，方見洋提督笑了一笑。翻譯便回過頭來從州判老爺手裡把兩張銜條討過來遞給了洋提督。洋提督看了不懂，又問翻譯：「這上寫的什麼？」翻譯卻把州判老爺的一張翻來復去講給他聽。州判老爺一旁瞧著，暗暗歡喜，以為這事總可望成功了。翻譯說了一回，便約州判老爺一同走。州判老爺便急急的問他：「我們的事怎樣？你看會成功不會成功？」翻譯道：「停刻再說。」州判老爺無奈，只得去替洋提督請了一個安，算是告辭，然後同了翻譯出來。一出艙門，又問翻譯：「到底咱們的事怎麼樣？」翻譯道：「等我們回去再細談。」此時直把個州判老爺急的頭上汗珠子有黃豆大小！究竟事情成否不得而知，禁不住心上畢畢卜跳個不住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